

心理学动态

(专 集)

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赵莉如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992年

心靈學

光緒十五年新鐫

中國顏永京譯

中國顏永京于 1889 年
出版《心靈學》

日本西周于 1875 年
出版《心理學》

明治八年四月

心理學

文部省

同译于美国 J. HAVEN
《MENTAL PHILOSOPHY》

心理學概論

師範學堂用

上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心理學概論

師範學堂用

下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国王国维重译丹麦海甫定
原著英国龙特原译 1907年
出版《心理学概论》

序

赵莉如同志的力作——《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经过著者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我作为一个从事心理学工作多年的读者感到分外亲切。从这本书里了解到自己从事的心理学这一行在我国发展的早期历史犹如一个人忽然听到别人谈到自己童年的故事。解放后四十年来心理学经历了风风雨雨，广大的心理学工作者与她同呼吸共命运。五十年代初，破字当头，一切从零开始，以为学习苏联心理学就可以建立起唯物主义心理学，而后苏联心理学也列在破的对象之中。六十年代初刚刚从大批判的震荡中苏醒过来，更大的风暴又来到了心理学的园地。从1965年姚文元批判心理学的文章开始，一场十年动乱全面扼杀了心理学。但是暴风雨过去之后，心理学以难以预料的速度与规模迅速恢复与发展，和一些受难的兄弟学科相比，是走在前列的。这里边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中国心理学有自己的基础，有一批老前辈还健在，这为心理学在七十年代后期的恢复奠定了根基。了解中国心理学发展的早期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答案。在纪念中国心理学会建会70周年之际出版本书是值得欢迎的。

自明末和清代以及民初这一段历史时期内西方心理学思想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在解放前心理学的教学、研究工作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这对我们认识中国心理学史却是十分重要的。赵莉如同志的这本著作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她发掘了早自明代刊印的《灵言蠹勺》《性学物述》《西国记法》等书中传播的西方心理学思想，使我们大开眼界，把过去对西方心理学思想传入中国的时间概念向前推了两个世纪。

赵莉如同志关于中国第一本心理学译书的考证也是很有价值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王国维是第一位翻译西方心理学的人，他所译的丹麦海甫定著《心理学概论》是我国第一部汉译心理学(1907)，经过大量调研，赵莉如同志发现我国最早的一本汉译心理学书是在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出版的，由颜永京翻译美国海文(J. Haven)著的“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中译本名为《心灵学》。这也是日本第一本翻译西方心理学教本，有趣的是中日两国在一些心理学名辞的翻译上有很多差异，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借以理解今天我们通用的心理学名辞的源起，包括心理学这一名辞本身的译法变迁。

在本书中对我国第一个心理学系的建立，第一个心理学研究所的业绩以及心理学会的发展都有着颇为详细的考证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照片、文献索引。绝大部分资料都是从原始书刊、报告、文件中摘取的，可以说是第一手的珍贵遗产。所附大事记，从1595年利玛窦在江西南昌用中文撰写《西国记法》开始，逐条记载了直到1949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前心理学界的重要事件。著者的辛勤劳动为我国心理学界创造了了解过去极为方便的工具。

诚如作者在结束语中所说的，从解放前三十年来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来看，有不少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可供我们借鉴，如要求心理学的中国化；注重心理学的实际应用与理论研究结合；重视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等。这些仍是我们今天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我们希望赵莉如同志能尽快整理完成关于解放后中国心理学发展历史的回顾，这将更贴近今天的现实，也为后人了解这段艰苦奋斗的历程提供最翔实的写真。

徐联合

1991年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自序

本书名为《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这本是1982年由潘菽教授确定,并指导我从事的研究课题。几年来,我对中国心理学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西方心理学最早传入中国及其传播而逐渐形成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阶段历史作了一些探讨。

中国心理学史包括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和我国近、现代心理学科学史两部分。关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较多,早在二十年代初即有心理学者对我国古代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进行研究撰写论文。特别是张耀翔教授于1941年发表的《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这是我国最早较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中国心理学发展历史的长篇文章,文中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论述涉及面极广,包括性善、性恶、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注意、情绪、欲望、生理心理、心理卫生、心理测验和军事心理等方面,张耀翔教授还曾作读书札记,以语录形式,从古籍中摘录过大量的有关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材料。中国古代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也曾为日本心理学者黑田亮研究,他于1948年出版过一本中国心理思想史(有476页之多,共分三部分:1,古代:孔子、中庸、孟子、荀子、老子、列子、庄子、韩非子;2,中世: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荀悦、刘邵、颜之推、文中子、韩愈、宗密;3,近世:契高、周濂溪、二程子、苏东坡、张横渠、朱子、陈北溪、陆象山、王阳明、颜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一辈心理学家重视对祖国心理学遗产的研究工作,如潘菽教授对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作过系统研究,论述了荀况、韩非、公孙龙、王充、范缜、贾谊、刘禹锡、柳宗元、李翱、王安石、欧阳修、李贽等的心理学思想并总结出中国古代科学心理学思想的八个范畴(或特征):1,人贵论;2,天人论;3,形神论;4,性习论;5,知行论;6,情二端论;7,情欲论;8,唯物认识论。又如高觉敷教授对我国春秋战国至清初哲学中的心理学说进行了系统研究。特别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潘菽和高觉敷二位老教授带领和组织一批心理学工作者对祖国心理学遗产进行了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编写了《中国心理学史》(1986年出版)。近十年来,有不少心理学工作者从事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成果极为显著;其中值得提到的燕国材同志写有《先秦心理思想研究》(1981年出版);《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1984年出版);《唐宋心理思想研究》(1986年出版)和《明清心理思想研究》(1988年出版)四卷专著。填补了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空白。

关于中国心理学史的另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相对来说却较少。仅在四十年代初张耀翔教授发表的《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中提及了西方心理学的传入和发展;八十年代由潘菽和高觉敷二教授主持编写的《中国心理学史》也主要为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而我国近现代心理学史部分所占篇幅很少。虽然潘菽教授从强调体现中国心理学思想的特色考虑,曾认为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论述比对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论述更重要,但他从这两个组成部分的结合考虑还是安排了“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课题,探讨西方心理学思想的最早传入和以后对西方心理学的引进以及逐步发展成我国现代的心理学的历史。我在潘菽教授的指导下,对这个课题进行了研究。几年来,对起源部分我主要查阅了明末和清末民初有关心理学的译、著书籍,发现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心理学思想最早传入我国的情况以及“心理学”名称的由来。对发展部分,则系统研究我国近代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颜永京、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心理学思想,及其对心理学的传播与发展的贡献(1840—1928)。对我国早期的心理学杂志(1922—1945),也分三个历史阶段按各心理学分支进行了分类总结。还对心理学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大学心理学系等情况作了考查。本书所述限于明末和清末民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这段时期我国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史。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的现代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明末中国最早传入西方心理学思想,清末民初开始引进西方心理学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这段时期中国心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去研究得很少,实属空白。我认为这段历史极为重要,因为中国现代心理学不是由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演变来的,而是从西方传入或引进的。它与西方心理学东渐史有连续性。应探其源知其流,了解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对东西方的交互影响和融合问题等,也应进行深入研究。关于我国解放前的现代心理学发展史,由于解放后否定过多,认为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心理学,“文革”称之为“封、资、修”大杂烩的伪科学,长期无人问津,少为人知。应该恢复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缅怀前辈的辛勤耕耘、激励后人,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发展今天的心理学。

本书前几篇关于西方心理学传入问题的文章已在刊物上发表过,现又经修改增删。后面的文章搜集记载了翔实的史料,以写实的方法进行论述并附有当时重要原始资料及实物照片,便于展现其历史原貌。赵莉如 1990,12

B84
2142

T046144

目 录

序
自序

第一章 最早传入中国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书
——简评《灵言蠡勺》《性学彙述》和《西国记法》…………… (1)

第二章 中国第一本心理学译书
——关于《心灵学》一书的研究…………… (3)

第三章 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的历史中与日本心理学的早期联系…………… (9)

第四章 汉译《心理学》名称的演变…………… (11)

第五章 日本对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起的桥梁作用…………… (14)

第六章 清末译自西方的心理学著作
——评介王国维与他的心理学译书…………… (19)

第七章 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主要高等学校的
心理学系…………… (23)

第八章 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研究所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心理学研究机构…………… (26)
附：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传略…………… (28)

第九章 最早的中华心理学会和抗日战争前的中国心理学会…………… (31)

第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中国测验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35)

第十一章 中国最早的心理学杂志…………… (48)

第十二章 中国抗日战争前的心理学刊物…………… (60)

第十三章 中国抗日战争后期的心理学杂志…………… (88)

结束语…………… (101)

附：大事记…………… (105)

徐州师院图书馆



22263561

第一章 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书

——简评《灵言蠡勺》、《性学概述》和《西国记法》

公元16世纪,在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殖民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形势下,基督教于我国明代末期又再次传入^①。耶稣会派遣传教士入华进行传教活动,带来西方中世纪封建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以及一些传统科学。有的传教士来华后,著译了不少神哲学的书籍^②,这类书中都包含了一些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心理学思想,这也是最早传入我国的西方心理学思想。现对其中主要的三本书:《灵言蠡勺》、《性学概述》^③和《西国记法》作一些简单评介。

(一)《灵言蠡勺》二卷于1624年(明天启四年)刊印,由意大利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此书曾收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并曾刊入李之藻辑《天学初函》中,1919年陈恒重校、刻印,1921年再版。口授者毕方济(P. Franciscus Sambiasi, 1582—1649)字今梁,1613年来华传教直至逝世。他初到北京即学习中文。《灵言蠡勺》一书是他来华后第十一年刊印出版的。笔录者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是我国明代杰出的科学家,他与利玛窦(P. Mattheus Ricci, 1552—1610,意大利人,1583年来华,是耶稣会在我国明末传教的创始人)合作编译欧几里得著的《几何原理》;他还研究天文,编著《新法历书》;晚年编纂了《农政全书》等,并在63岁时为毕方济笔录了《灵言蠡勺》。此书名称即灵魂学浅测之意。毕方济在书引中提到此书是论述亚尼玛(Anima)之学,即是研究灵魂(或灵性)的学问,并认为灵魂学在哲学中是最有益最重要的学问,研究它是为了“认己”。他说:“谓认己者是世人千万种学问根宗。人人所当先务也”。研究灵魂的理论可以“明达世间万事,推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本己之性”通达“天主之性”,也就是由本性的学问(性学)而获得超性的学问(神学)。毕方济引用了公元五世纪著名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话:“哲学分两大端:其一论灵魂,其一论天主(即上帝),论灵魂者令人认己,论天主者令人认其源”。总之,其论述灵魂的目的,最后都归结为个人灵魂得救,而以上帝为灵魂的归宿。

《灵言蠡勺》二卷,论述灵魂共分四篇:卷上:一,论灵魂之体;二,论灵魂之能;卷下:三,论灵魂之尊;四,论灵魂所向美好之情^④。其中第二篇论灵魂之能涉及心理学思想较多。该篇又分两论:一论灵魂的生能觉能;一论灵魂的灵魂。作者毕方济沿用了亚里士多德“三级灵魂论”,对三种灵魂的功能有所描述:认为生魂有育养之能、长大之能和传生之能,如草木。觉魂有动觉和觉能,鸟兽和人生而能动,有觉魂之动能,草木无有。觉魂又分外觉和内觉,外觉有外能分外五司:耳、目、口、鼻、体;内觉有内能,分内二司:共司和思司,共司主受外五司所收声色臭味等受而分别之;思司主三:1、外五司所收皆受而藏之;2、收觉物自然通达之意;3、藏所收诸物之意。内二司之外,还有一嗜司,对外五司和内二司所收之物加以嗜弃,嗜司又有二能:欲能(于己相宜则欲求之)和怒能(对己不相宜则欲去之)。以上内外诸司,人与鸟兽无异,而人的灵魂“超轶万类,卓然首出”其功能有三:1、记念(记忆);2、明悟(理智或理性);3、爱欲(情欲意志)。这是来自奥古斯丁的人的灵魂具有三种官能的心理学思想。

(二)《性学概述》,1623年(明天启四年甲子仲春)意大利艾儒略著,于1646年(清顺治三年)刊印。后来又再版多次,如现有1873年上海慈母堂重刊本;1922年和1935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重刊本等。1935年版本的封背印有“Psychologia compendiosa(心理学纲要)Julius Aleni S. J. 1582—1649(艾儒略)”,艾儒略字思及,1613年来华,精通儒家典籍的耶稣会士,曾有著作30多种,其所著《性学概述》是一种采用问答体的“心理学常识”^⑤书,并有人认为“是编盖为西方最初输入之心理学”^⑥。艾儒略在自序中也引用:“奥斯定(今译奥古斯丁)曰:欲格物者,其要端有二:一为人性之论,二为造物主之论,瞩人性者,俾人认己之原始要终,一为性学,一为超性之学。”“惟认己则知己之灵性有由来。”这也是他编撰《性学概述》的意图。为通过对性学的阐述,以达到论证神学,信仰宗教的目的。

《性学概述》共分八卷:第一,二卷论灵魂及其性体;第三卷论生长等;第四卷论目、耳、鼻、口、体五种觉官;第五卷论知觉内四职;第六卷论觉性灵性等;第七卷论记心,论梦等;第八卷论寿夭等^⑦。该书较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各种心理现象,包括感觉、知觉、表象、记忆、思维、情欲、意志以及人的发育生长、睡眠、梦和死等,虽然附与了许多神学的

① 唐和元代曾传入两次

② 确即粗

说教和宗教唯心主义的解释,但用了一些初步的生理学知识,特别是联系了脑的功能及其定位来加以说明或描述。现根据第四,五两卷知觉的外五官,内四职与脑功能定位的关系综合列表如下:

外五官		目(视)耳(听)鼻(嗅)口(味)体(触)	脑
内	总知(公觉)	为五官之根源,由细筋管传气于五官,又由此细管复纳五官所受之物像。体湿嫩,物像从此印。使五官相互为用,成为一体。	第一穴 脑最前近额密迹五官
	受相(物影)	收入总知频寄之物像而保守之,为物像之府库,体稍乾凝。	第二穴
四	分别	取五官所进象,象所韬而配合之,分属之,判定之,自造一合悖妍媸友仇戕益之象。以思想推理分割利害,能觉本情合与不合以定趋避。	第三穴
职	涉及	蓄其象,则为分别所炼过之象,体更为乾凝。能记以往。	第四穴

艾儒略还强调“记存”在于脑。他说:“盖人之一身,五脏在身内,止为生长之具,惟五官居在身上,则为知觉之具,所以耳、目、口、鼻共聚于首,最显、最高、最便于与物相接,耳、目、口、鼻之所导入,最近于脑,必须以脑先受其象而觉之,而寄之,而剖之,而存之也”。在他的书中还介绍了利用相似,相反和相接近的关系进行联想的具体的记忆方法。如记“良善象鸽,凶暴象虎,……此皆各有相似之情”;“记文字,则其字各有意义,如天,地,椅,案等字,皆以本字寓义为象,而各以其物象代焉”;“反用其义以记之,如以白记黑,以饱记饥,以火记水”;“连用其义,如以雪记冬,以扇记夏,以炮记战”等等。

(三)《西国记法》是1595年利玛窦所著。该书在他1610年去世后,由晋铎(山西绛州,今侯马、新绛)朱鼎游参定,耶稣会士高一志,毕方济共同修订,书无刊印年月。全书35张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明刊本曾在上海徐汇书楼藏有全书印片。现据该书参定者晋铎朱鼎游所写“记法序”中提及此书久存在高一志书箱内,因系利玛窦“偶尔草创,未易了了”故由高一志“再为删润之”。高一志(P. Alohonsus Vagnon 1566—1640)意大利人,1606年来华,初名王丰肃;1624年到山西绛州传教并易名高一志,直至1640年逝世于绛州。故明刊本可能在1624—1640年间刊印。利玛窦于1595年6—7月间,在江西南昌时,他作为争取进行传教的手段;为赢得中国官员的好感,应江西巡抚陆万垓的要求,为教其子女学习记法而著此书的。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上曾描写过他有非凡的记忆力,能采用记忆的技巧使中国一些有学识的人特别感兴趣。在他的墓中志上也赞他“六经一过,能纵横颠倒背诵。”《西国记法》全书共分六篇:第一原本篇,主要论述识记及其与脑的关系;第二明用篇,说明如何利用形象识记;第三设位篇,说明如何安顿所记之象的位置;第四立象篇,说明以中国文字之“六书”建立形象的方法;第五定识篇,说明确定识记不同对象用不同记忆方法;第六广资篇,标列百数十字为例,可取而推广。(6)

《西国记法》是讲记忆术的,它从如何利用表象去设位、立象、定识等方法和原则以及怎样具体地识记中国文字、记数字、记诗文、札记等;书后还附有专篇识记中国各类文字方法的实例,可见利玛窦对中国语言文字极为熟悉,他利用西方的记忆术的原则结合了中国象形文字“六书”的特点,总结出便于识记的“识字法”,也可说他是现今“集中识字法”的先导者。先以利玛窦应用“六书”进行“立象”的方法为例,加以简介。他说:“中国文字,祖于六书,古之六书,以象形为首,其次指事,次会意。次谐声,次假借,终以转注,皆以补象之不足,然后事物之理备焉”。“六书”是我国古人总结出来的造字和用字的六种方法,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利玛窦用谐声)是就文字结构分析的,假借和转注是就字与字在使用中的关系分析的。利玛窦按“六书”的某些象形结构、意义联系、字声同音等来“立象”。他说:“凡字实有其形者,则象以实有之物”,“其物之象而记之,系本象”,“无实物者,可借象,可作象”。利玛窦的举例是:

1, 本象:“如日、月……花果……官室……,衣服,饮食等字均系实有形体之物,即其物之象而记之,系本象,犹所谓象形”。

2, 作象:(1)“如本末二字,皆以大木一枝直立,有一人缘其根而坐,则为本之象,缘其倾而屋,则为末之象,是系作象,犹所谓指事者也”。(2)“如明字以日月并耀,如众字以三人同居,如闻字以大耳正悬门中……亦系作象,犹所谓会意者也。”

3, 借象: (1)“如苟字,以狗……取其同音,以记实象,是系借象,犹所谓假借,谐声之义也”。(2)“如吏字,以一巾衫人,怀夹文卷。如兵字以一甲冑,起午军械,斯盖用事而会意,因意而成字,犹六书之所谓转注。又如焉字,借字皆鸟兽之名,今人多不识其形状若记焉以一马正面向外而立,记循以虜酋牵犬。其余形体之物未曾见者,诸如是推之。”

利玛窦利用表象和各种联想的方法,如他所说:“用实记虚,或体用相因,或流源相求,或假人而为用,或取错综而起义或譬况以成奇”,来帮助记忆。

《西国记法》原本篇中,利玛窦提出了记忆在“脑囊”,并确定记忆在脑的颅后枕骨下的部位,他认为“人追忆所记之事,骤不可得,其手不觉搔脑后,若索物令之出者,虽儿童亦如是,或人脑后有患,则多遗忘”。他还把五官而入脑的物象比为“以印印脑”。由于脑的不同刚柔和乾润而记忆痕迹的深浅有所差异。这些看法,虽然缺乏科学性,但他的这些具体描述却是当时我国前所未有的。因我国古代认为人的精神作用的中枢在心脏,如孟子说:“心之官则思”;荀子说:“心居中虚,以治五官”,以及后来儒家言性理或医书论病患都认为“灵机发于心”。这只是凭直觉了解到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人的生命和感知活动也就不存在了,因而认为心是最重要的心理器官,而无视脑的作用。直至明代,伟大医学家李时珍(1516—1593)编撰的《本草纲目》(刊于1590或1594)中说“脑为元神之府”^①(脑是高级中枢神经活动的地方)。但以后仍主要用心来说明脑的功能。

1595年利玛窦所著《西国记法》,介绍了脑的记忆作用,后来艾儒略在1623年所著《性学述》中,对脑的机能定位思想有较全面的描述,并强调“记存”在于脑。1624年毕方济著《灵言蠡勺》中,也提到“司记舍之所在者脑囊,居颅后之后”。可是这些有关脑的作用以及心理学思想传入后,流传不广,知道的人也不多。在我国心理学思想史上未见有何影响。

我国明末利玛窦等传教士传入的一套西方正统的经院哲学,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及奥古斯丁、阿奎那的神学理论体系。其所编著的《灵言蠡勺》,《性学述》和《西国记法》三书引用了他们不少有关心理学思想的言论。书中带有浓厚的宗教唯心主义色彩,把神秘全能的造物主视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和归宿。这三本书中《西国记法》虽是一本记忆术,可利玛窦把识记当作“人受造物主所赋之神魂,视万物最为灵悟”,“造物主显露秘密”等。《灵言蠡勺》和《性学述》更是为“由因性以达夫超性”,也就是把心理学作为“神学的奴婢”,为宗教服务。但在书中也描写了许多心理事实,比如感官接触外物有形象,联系了脑的作用,记忆的联想规律等等。从中可以看到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心理学思想发展水平。此外,这三本书都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联系中国实际情况编著而成。利玛窦、艾儒略等都精通中国典籍;在其书中常引用孔孟之说,并利用或附会中国古代性理之说的思想。明末利玛窦等编撰的这三本书,可说是中国最早接触到的有关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心理学思想。

参 考 文 献

- <1> 徐宗泽《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
- <2> 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灵言蠡勺》,1921年
- <3> 王云五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十一子部第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
- <4> 艾儒略撰《性学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5年
- <5> 利玛窦著《西国记法》
- <6> 陕西省中医研究院《医林改错注释》、《脑髓说》,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

第二章 中国第一本心理学译书

——有关《心灵学》一书的研究^①

在中国古时,虽然没有“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名称,但对心理问题的论述却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从事这方面研究

^① 本文得到我所荆其诚同志指导,虞积生同志提供资料线索,经徐联仓同志协助向日本去函,承蒙日本心理学会秋野源一理事长和日本东京大学大山正教授的支持,与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心理学研究室儿玉齐二教授联系,并提供日本西周译《奚殷氏著心理学》及其研究论文,进一步证实我国颜永京和日本西周同译于美国海文著《Mental philosophy》谨表示感谢。

的是我国古代的哲学家、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和医药学家，他们对心理的研究，散见于各代的经、理、文、医学的群籍中，既有叙述的理论，也有应用的资料。但我国最早的心理学术书却是从西方心理学翻译过来的。关于西方心理学传入我国始于何时？何人？背景条件如何？确是研究我国现代心理学起源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不可缺少的史料之一。

从我国心理学者撰写各种心理学专著或有关论文报告中，凡论及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情况时，仅是一般地说“本世纪初随着新学制的建立和西方近代科学的传人才开始的”⁽¹⁾，“清朝末年，心理学从西方传入我国”⁽²⁾；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心理学渐次传入我国。”⁽³⁾具体地论述主要是根据张耀翔先生在1941年写的“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中所讲：“中国自前清末叶兴办新教育以后，西洋心理学也随着其他西洋文化输入中国了。第一部汉文写的西洋心理学是江苏师范编的心理学，江苏宁属学务处出版，时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距今34年。次年(1907)王国维译的心理学概论(Höföding, Outlines of psychology)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第一部汉译心理学书……。”⁽⁴⁾从此，长期以来，我国心理学界一直认为王国维，这位著名的近代学者就是中国第一个翻译西方心理学的人，他所重译的丹麦海甫定(Höföding)著的《心理学概论》是中国第一部汉译心理学书。国外心理学家也沿用这种看法，如澳大利亚心理学者L. B. 布朗撰写的《心理学在当代中国》一书中，把王国维称为中国现代心理学之“父”。⁽⁵⁾

据现在查阅和搜集到的我国早期译、著的心理学书，已有多本均早于王国维译的心理学概论和江苏师范编的心理学教科书。其中我国最早的一本汉译心理学书是在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版的一本线装刻本书，由颜永京翻译美国海文著的心理学，书名译称《心灵学》，由益智书会校订出版⁽⁶⁾。该书仅有上本(270页)；下本未付印。

现对该书及其有关情况分述如下：

一、海文及其原著

颜永京所译原著书名《Mental Philosophy》(心理哲学)，书名全称是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心理哲学：包括智、情、意)。原著者Joseph Haven(约瑟·海文)是一位神教学士，任牧师。他出生于1816年，逝于1874年。曾先在阿姆赫斯特书院(Amherst College)教心理学，后在芝加哥神学院(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教“系统神学”课程。在西方19世纪中叶，有些哲学家就开始注意心理学，在当时还没有广泛地应用“psychology”这一名称，而有些人已经开始写心理学的书，常用“Mental philosophy”这一名称。当时在美国有两本比较出名的教科书，一本是Francis Wayland(弗朗西斯·魏兰德)所著，另一本就是Joseph Haven(约瑟·海文)的《Mental Philosophy》。魏兰德的书比较枯燥，影响不大，海文的书有较大影响⁽⁷⁾。

Haven的《Mental philosophy》第一版出版于1857年，以后又再版过几次。这本书有600页左右，内容比较全面。西方早期的心理学书只注意认识方面，海文的书涉及到本能、情感、意志、社会等方面，书中有许多德国哲学的影响。这本著作作为教学用书，海文的著作是根据平时授课，边教边积累而成的，用词通俗，论述完备，能够启发读者。

全书内容分为绪言和三篇⁽⁸⁾；绪言有两章讲心理科学的性质及其重要性与心理能力的分析与分类。第一篇智能(The Intellectual Faculties)首先分三章讲意识、注意和概念；然后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感知能力(The Presentative Power)主要论述感觉、知觉；第二部分表征能力(The Representative Power)，分两章论述记忆和想象；第三部分反省(或思考)能力(The Reflective Power)分两章论述综合过程——概括化和分析过程——推理；第四部分直觉能力(Intuitive Power)，又分四章论述直觉的性质、直觉提供的真理和概念、美的概念和认识与正确的概念和认识。在此篇后有两章补充：分别叙述人的智慧超越于动物的智慧和脑与神经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对心理的影响。讲了睡眠、梦、梦游症和精神病。第二篇感受性(The Sensibilities)首先分两章，主要讲感受性的本质和感受性的分析与分类；然后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简单情绪(Simple Emotions)，又分两章，讲本能的情绪和理性的情绪，第二部分论述情感(The Affections)分两章讲仁慈的情感，包括对亲戚、朋友、家乡、祖国的爱；怨恨的情感，包括妒忌、报复等；第三部分欲望(The Desires)分四章讲各类欲望：如幸福、知识、权力、占有、社会(交际)等欲望以及希望和恐惧等。第三篇意志(The Will)，共分七章论述了意志的性质、促成行为的要素、意志与其它官能的关系、意志自由、动机和意志力量等。最后提到上帝的权力超越人们的心理和意志。

距今一百二十多年前，海文沿用了康德的知、情、意三分法，论述了心理现象。它和我们现今所说的心理学大体相当；尽管当时在西方，心理学还不是独立的学科，从内容上看，其中有不少基本见解都是可取的，显出哲学心理学的进步趋势；但也看出身为牧师的海文没有脱离宗教神学的羁绊，他的思想观点是与当时基督教的传播，讲论教理，教义相一致。

二、颜永京及其译书

我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正值中法战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渗入,已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增长见识,以启发聪明,颜永京在此期间开始自译西书。如1882年(光绪八年)翻译了英国史本守氏即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之《肄业要览》(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Physical)^①,1889年(光绪十五年)出版美国“海文氏《心灵学》,汉译心理学者颜永京首为之”^②。

颜永京字拥经,原籍山东,相传颜渊之后裔,后由北方迁至福建厦门,其父在沪经商。他于1838年出生在上海。1848年读美国教会学堂(美教会主教Boone开办),1854年赴美留学^③,1861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甘比尔镇,建阳学院(Kenyon College, Gambier, Ohio),学过心理学课程。次年回国,先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任翻译,不久在同文书局工作,后改任上海租界工部局通事;同时研究神学,参加“基督教日校”和虹口救主堂的工作。1870年他正式任牧师,在武昌筹建文华学堂,后扩充为文华书院,文华大学,嗣改称华中大学,并在武汉一带兴学布道十二年。1878年返上海,将英华学塾改建圣约翰书院,后称圣约翰大学,担任院长八年,主持院务并兼授课程,教过心理学。他还提要翻译斯宾塞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 of Psychology)和《科学导源》(The Genesis of Science)等书,并在上海同仁医院教授生理学时,订正赫胥黎的生理学中文译本。1885年他担任虹口圣公会救主堂的牧师,同时主持《祈祷圣书委员会》,编辑了不少中文宗教书籍^④。1894年和1897年先后出版有《知识五门》和《史略便蒙》。1898年因病逝世。

从颜永京的简历来看,他与海文都是研究神学的传教牧师,皆在书院任教。他在译书《心灵学》序中,曾提到他选译海文著作的原因,他说:“西国论心灵学者,不一其人,而论法各异,予独爱名儒海文氏之作,议论风生,考据精详,窃取以为程式,而译言之……。”除此以外,他“独爱”海文著作,恐与他二人相同的经历有关,可能是颜永京乐于译海文著作的另一主要原因。

在《心灵学》序中,颜永京首先介绍了什么是心理和心理学。(他称为心灵和心灵学)。他说:“盖人为万物之灵,有情欲、有志意、故西士云,人皆有心灵也,人有心灵,而能知、能思、能因端而启悟、能喜忧、能爱恶、能立志以行事,夫心灵学者,专论心灵为何,及其诸作用。”

他还在序中说明学习心理学的重要性和译书的经过:“夫固备详其义,学者当以之为根本也,西国书院之例,童生肄业,凡四年,至季年知识宏开,然后从事于此,余昔游学美国,曾读之,而知其书之裨益良多,前在圣约翰书院,曾逐日将大略翻译汉文,教授后学,而学者似乎得其益处,予以为凡肄业者,欲立为学之本,不可不读是书,爰将前译者,选词考义,补辑成书,颜曰心灵学……”。

他为什么译称“心灵学”这个名称呢?分析有三种可能:(1),当时颜永京不知有“心理学”这个名称,他译为心灵学仍源于希腊文“心理学”原义,即“灵魂学”之意。远在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写的一部心理学专著即称“心灵论”(De Anima),1876年英国培因(Alexander Bain)创办的世界上第一份心理学杂志也称《心灵》(mind)杂志。(2),在颜永京译的《心灵学》序中,开头即讲“人为万物之灵”和“人有心灵”之意,故译称“心灵学”。(3),颜永京按照我国古籍中,对“心”、“性”精神的东西统称“心灵”而译称“心灵学”。

颜永京在翻译海文著作时是极为困难的,不仅心灵学一个名称的译法,还涉及到许多心理学用语如何翻译的问题。正如他在序中所说“……,其中许多心思,中国从未论及,亦无各项名目,故无称谓以达之,予姑将无可称谓之字,勉为联结,以新创称谓,读是书者,从外面以窥,似属模糊莫辨,而精心以究,不难贯彻由来,庶其谅之,……其间文气或不雅驯,所创之称谓或不的确,实由创译之故,后有博学君子,将是书精益求精,译文进于美备,是则予之所深望也夫。”由于他新创的译词和全书均译为古文言,内容十分艰涩难懂。

译书只出版了上本^⑤。据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梁启超所撰《西学书目表》上,注明“尚有续篇未印成”^⑥。另在此书目表上的“撰译年号”为光绪二十年,比现在搜集到的《心灵学》书晚五年,是否曾有再版本?颜永京译原著有所删减,未译海文原序,未注明所译原著版本日期。

① 比我国最早赴美留学生之一容闳晚7年,年小13岁,1847年容闳在美马萨诸塞省(Massachusetts)入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时,学过心理学,为布朗女教师(Miss Rebekah Brown)所授^⑩。

② 马文驹同志访问颜隶生(颜永京之孙)先生时发现其家藏之《心灵学》上本书中,夹有一铅印卡片,文曰:“近因身体违和不能校辑自如,所以下本未及同时刊刻,然断不至久延时日,愿诸君共谅之。颜永京具。”卡片背面用英文印有同样内容。关于下本手译稿尚无从查考。

三、日本西周同译此书

在《日本心理学会五十年史》(第一部)(1980年出版)序中提到“明治初期由先觉者西周把西方心理学介绍到我国,开始在我国播下了心理学的种子”,书中介绍了明治八年四月(1875年)由文部省出版了日本第一本心理学书,由西周翻译的美国 Joseph Haven 的《Mental Philosophy》书名译为《心理学》⁽¹²⁾。

西周的译书在 1875 年(明治八年四月)出版上,中部分,1876 年(明治九年九月)出版下部分。书序中译有“亚墨利加联邦神教学士约瑟奚般著”,他把 J. Haven 的名字译为奚般。后来,1878 年(明治十一年二月)由文部省出版上,下册书名称为《奚般氏著心理学》。1881 年至 1883 年(明治十四年至十六年)和 1886 年(明治十九年)又多次由民间出版社或书房出版上下合册的《奚般氏著心理学》⁽¹³⁾。

日本译者西周是近代著名哲学家和明治维新时期官僚学者、启蒙思想家。西周名时懋,鱼人又称修亮、周助。1829 年出生于石见国(今岛根县的一部分)津和野藩藩医之家,初学朱子学,十八岁研究徂徕学(日本儒学家荻生徂徕的学说、思想),1853 年专心学习洋学,1857 年任“蕃书调所”(翻译欧美科技书籍,传入科技和培养技术人材的机关,后改称洋书调所、开成所、开成学校及东京大学)助教。1862 年留学荷兰,1865 年回国后任“开成所”教授,1870 年应明治新政府之招聘,历任兵部少丞,参谋部,文部省高级官员。这期间他和十余学者组成一学术团体“明六社”并在该社刊物《明六杂志》发表文章进行启蒙活动,1890 年成为贵族院敕选议员,1897 年受封男爵,获勋一等瑞宝章,同年逝世⁽¹⁴⁾。

西周对西方哲学思想的介绍和传播作出了贡献,他是“哲学”一词的创译者,并研译过许多学术用语。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有很多心理学思想并有心理学的专著:如《生性剖记》(1872 年),《人智论》(1872—1873 年),《情智关系论》(1872—1873 年),《知说》(1874 年),《心理说之一斑》(1886 年)等,其中《生性剖记》是有代表性的文章,是用汉文写成的⁽¹⁵⁾。

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学术思想主要是由中国传入的儒教、佛教和它本国的神学。明治维新以后,西方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源源流入日本。西周的著作中,沿用了许多中国传统儒教、宋明理学的概念和反映近代科学的观点,他在《生性剖记》(1872 年)中就论述了“心理之分解首别三大部智、情、意是也。”他以“君主”和“官职”为比喻,说明什么是智、情、意及其三者的关系,并且联系了以物理、化学、生理和解剖的解释和说明。在《百一新论》(1874 年)中大量事实说明自然现象与人类心理活动的作用不同,把中国宋明理学的抽象概念“理”或“道理”区分为“物理”和“心理”两个概念,说明什么是“物理”什么是“心理”两者的区分和关系,指出“物理”不受“心理”的支配,并强调“物理”的独立性。他在《百学连环》,《生性剖记》,《致知启蒙》等中,还沿用了中国群书古籍中属于心理的研究称之为“性理”的概念,以及“性理学”的名称。后来 1875 年西周把 J. Haven 著的《Mental Philosophy》译成日文时,他在该书的翻译凡例中⁽¹⁶⁾,仍用“理性”这一概念,而书名却译称《心理学》。

西周在该书翻译凡例中,认为原著的优点“立论之用意平正,措词详明备悉”,“需用名目巨细无遗,纲举目张整然有序。”他也提出翻译的困难:“日本历来翻译欧洲性理方面书的人甚少,因此,字的译法无所适从,和汉士儒家相比,不但心,性的区分更细致了,而且其定名还有别的意义,故只好选字造词”。西周的译词有的现在还普遍应用。

四、“心理学”名称和译词的传入问题

现将 Haven 著《Mental Philosophy》英文、颜永京译《心灵学》中文和西周译《心理学》日文三目录摘要,对应列后,略相比较其译词情况:

1. Haven 著《Mental Philosophy》contents(上本部分)

Introduction

Chapter I On the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Mental Science

Chapter II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Mental Power

Division First The Intellectual Faculties

Chapter I Conscionsness

Chapter II Attention

Chapter III Conception

Part First The Presentative Power

Part Second The Representative Power

Chapter I Memory

Chapter II Imagination

Part Third The Reflective Power

Chapter I The Synthetic Process—Generalization

Chapter II The Analytic Process—Reasoning

Part Fourth Intuitive Power

Chapter I Existence and Nature of This Faculty

Chapter II Truths and Conceptions Furnished by This Faculty

Chapter III The Conception and Cognizance of The Beautiful

Chapter IV Idea and Cognizance of The Right

2. 颜永京译海文著《心灵学》上本目录

凡例

第一章 论心灵学如何及其紧要处

第二章 论心灵学之诸才及诸才次序

卷一 论智

第一章 论内悟

第二章 论专意

第三章 论专想

第一题 论呈才

第二题 复呈才

第一章 论复出复认才

第二章 论幻想

第三题 思索

第一章 论汇归

第二章 论分斲

第四题 理才

第一章 论理才之为何

第二章 论原有之实及原有之思绪

第三章 论艳丽之思绪及识知物之艳丽

第四章 论是非之思绪及识知是非

3. 西周译奚般氏《心理学》上册目录

绪言

第一篇 心理学ノ旨趣并ニ其切要ナルヲ 论ス

第二篇 心力ノ分解并ニ 汇类ヲ 论ス

第一区 智ノ能力ヲ 论ス

第一篇 意识ヲ 论ス

第二篇 注意ヲ 论ス

第三篇 理会ヲ 论ス

第一部 表现力ヲ 论ス

第二部 再现力ヲ 论ス ○ 总论

第一篇 记性ヲ 论ス

第二篇 想像力ヲ 论ス

第三部 反射力ヲ 论ス

第一篇 总合ノ运用〇概括力ヲ论ス

第二篇 分解ノ运用〇论辩ヲ论ス

第四部 直觉力ヲ论ス

第一篇 直觉ノ能力ノ存在情状ヲ论ス

第二篇 直觉ノ能力ノ供スル真理并ニ理会

第三篇 美妙ノ理会并ニ其认识ヲ论ス

第四篇 正直ノ观念并ニ其认识ヲ论ス

从以上三部分的论述及目录比较来看,我国颜永京译海文著《心灵学》和日本西周译奚般氏著《心理学》是出自同一原作者 J. Haven 的同一原著作《Mental Philosophy》,虽然日本比我国翻译得早(3—14年),而且多次再版。但目前,在我国尚未发现有《奚般氏著心理学》日文译本和重译中文本。两译书的名称和书内译词也各不相同。由此推论我国颜永京译海文著《心灵学》时与日本西周译的奚般氏著的《心理学》之间没有发生联系。

从 1889 年颜永京译海文著《心灵学》以后,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这一阶段中,至今尚未查阅到与其同期的其他译、著的心理学书籍。这十多年中,正是中法战争之后,继而甲午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发生严重的民族危机,清朝政治的极端腐败,文教科学十分落后。虽然清朝光绪欲学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变法”,但因失败,一切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保留外,全部被取消。直至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才颁布了各种学堂的章程规定了开设心理学课程⁽¹⁷⁾。由此,在二十世纪初译、著心理学书籍的出版,才日趋多起来。当时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如各种学堂的设置,主要仿照日本的教育制度,翻译日本的教科书。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时期,除 1907 王国维重译丹麦海甫定著《心理学概论》外,大都翻译或重译日本心理学书,自编的心理学书也主要参考日本译、著的心理学内容,译著者也都是留日学者。1903 年由大学堂兼精师范馆还聘来了不少日籍教员,其中服部宇之吉是教心理学课程的“正教习”⁽¹⁸⁾。当时日本曾为西方心理学传入我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日本心理学界一直认为西周译奚般氏著《心理学》是日本第一本心理学书,西周所译“心理学”这一名称在该书首次使用,是西周从“性理学”改译“心理学”的,由他所命名。最近,日本大学文学部心理学研究室儿玉齐二教授发表的《奚般氏心理学》的研究(1)⁽¹⁹⁾上,⁽²⁰⁾对此问题提出异议:文中阐述了在明治八年四月(1875年)出版的奚般氏著《心理学》之前,在开成学校(明治七年)已经有了进行“心理学”课程的记录,所用教科书为《Alden 氏心理学》和《Hickok 氏心理学》的原著,由英国 Edward W. Syle(师利)“御雇教师”用英文讲授。当时有编书课长西村茂树翻译了《Hickok 氏心理学》于明治七年二月以后,分数次出版的名为《求诸己斋讲义》。按儿玉齐二教授这种说法,西周所译奚般氏心理学并非日本第一本心理学译书;“心理学”名称的使用也非西周首先创译。这样看来,西方心理学传入日本和使用“心理学”名称就更早了。

现在我国和日本都同样使用“心理学”这一名称,在我国古代是没有“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心理学”三字在中国古籍中似从未在一处排列过,就是“心理”二字相连的时候也很少,偶有联缀也不是现在的解释⁽⁴⁾。近代颜永京在 1889 年(清光绪十五年)把海文的著作称《心灵学》;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我国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家谭嗣同的著作《仁学》二十七界说中,把“心理学”也称“心灵学”⁽¹⁹⁾。至二十世纪初,我国出版《普通百科新大辞典》,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百科全书型的工具书,书中分类即有“心理学”名称,并分有 41 条心理学词条⁽²⁰⁾。但在同年我国翻译出版一本心理学书却仍译称“心灵学”⁽²¹⁾。由上述情况推论“心理学”名称及译词有可能即与日本心理学传入我国同时使用的,但具体始于何时、何书、何人尚待研究和证实。(见第四章)。

我国颜永京译海文著“心灵学”和日本西周译奚般氏著《心理学》出自 J. Haven 的同一著作《Mental Philosophy》,这一发现(尽管当时它们之间没有发生联系)对于研究我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是有意义的。同时,对研究我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和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发展及其相互影响也是有意义的。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心理学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心理学报,2,1982

<2> 黄希庭,《普通心理学》,1982 年

<3> 杨清,《心理学概论》,1981 年

- <4> 《中国心理学发展史略》，教育心理研究一卷三期，1941年
- <5> L. B. 布朗，《心理学在当代中国》(英文)，1981年
- <6> 海文著，颜永京译，《心灵学》，1889年(光绪15年)
- <7> A. A. Bobuck, 《History of American Psychology》，1952
- <8> J. Haven, 《Mental Philosophy》，目录，1873
- <9> 颜惠庆，《颜惠庆自传》，1973年
- <10> 容闳，《西学东渐记》，1915年
- <11>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 <12> 日本心理学会编《日本心理学会五十年史》(第一部)，1980年
- <13> 儿玉齐二，《奚般氏心理学》の研究(1)，1982年
- <14> 贾纯，《试论近代日本哲学家西周》，外国哲学，2，1982年
- <15> 《西周哲学著作集》，岩波书店版
- <16> 西周译，《奚般氏著心理学》，1878年
- <17>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1961年
- <18>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1982年
- <19> 蔡尚思、方行和编，《谭嗣同全集》(下)，1981年
- <20> 《普通百科新大词典》，1911年(宣统三年)
- <21> 谢卫楼著，管国全译，《心灵学》1911年(宣统三年)

第三章 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的历史中 与日本心理学的早期联系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两国人民相互交流科学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日本科学史的起点，大化革新前后就移植了中国的“隋唐科学”(引自汤浅光朝著《日本古代科学史》)，中国学术思想输入日本，中国的古籍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其中孔孟儒学，宋明理学，中医学以及中国化的禅宗佛学等对日本的心理学思想曾发生过很大影响。明治维新以后则一直是移植欧美科学(引自汤浅光朝著《日本古代科学史》)，西方学术思想源源不断传入日本，随之也输进了西方心理学。

中日两国的现代心理学，都不是在自己的土壤上产生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虽然内容极为丰富，但由于中国没有使它发展为一门科学的条件，也是由西方心理学传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最初，大约在十六世纪西方殖民者向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基督教于我国明末再次传入(唐代和元代曾传入过两次)，西欧耶稣会派遣传教士入华，有的传教士编著了有关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心理学思想的书籍。十九世纪80年代前后，由基督教设立的“教会学校”，开始讲授心理学课，并首次汉译了哲学心理学书。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改革旧教育，仿效日本新学制，所用教科书多是译日本的教科书。这时期大都翻译日本的心理学，自编的心理学也主要参考日本心理学的内容，译著者也多是留日学者。当时，中国大学堂或师范学堂还聘来不少外籍教员。最早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日本服部宇之吉先生就是教心理学的“正教习”。现存有他讲述的一本中文《京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庚子辛丑间(1900—1901年)，或稍迟在(1902—1903年)，此讲义的内容为当时西方“心理学之最新者”。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可算是我国最早来自日本的心理学书了。日本对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起了桥梁作用，表明中日心理学早就开始了相互联系和交流。

关于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我今天只重点介绍中国最早的一本汉译心理学，因为中国和日本的最早心理学译书都是出自同一本美国心理学原著，这是中日两国现代心理学产生发展的早期联系和共同渊源，是十分有意义和有趣的中日心理学中的一件史实。这也使我和儿玉齐二教授在中日早期心理学史交流中建立了密切关系并结下中日心理学工作者的深厚友谊！

中国最早的一本汉译心理学书名《心灵学》，出版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由颜永京译自美国 Joseph Haven

(约瑟·海文)著的《Mental Philosophy》(心理或心灵哲学)。我于1982年在北京图书馆发现并开始对这本译书进行研究。当时我国心理学界对它几乎无人知晓。译书仅有上本,为线装,著者与书名未注英文,原著无从查阅。这时我看到1980年出版的《日本心理学会五十年史》(第一部)中,载有日本明治八年四月(1875年)文部省出版的日本最早讲述西方心理学的书系由西周译的美国 Joseph Haven 著《Mental Philosophy》书名译称《心理学》,该书序中有“亚墨利加联邦神教学士约瑟奚般著”。这使我联想到海文是否即是 Haven 和奚般?为了得到证实,在1983年初经我所原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徐联仓先生的协助,向日本心理学会去函探问,承蒙当届理事长秋野源一教授和东京大学大山正教授的大力支持,使我与儿玉教授建立了联系,儿玉教授是从事《奚般氏心理学》研究的专家,他复信热情地告诉我,他从我随函附去《心灵学》上本目录的判断,认为百分之九十是不错的(因未见《心灵学》全书不可能下最后结论),他说:“如果日本的‘奚般氏心理学’和中国的‘海文氏心理学’是从同一原著翻译过来的话,这将是我们的一个重大发现。”随后儿玉教授提供了《Mental Philosophy》的目录资料,《奚般氏心理学》复制本和他对此书的研究论文;我也提供给儿玉教授《心灵学》上本的复制本。这使我们对颜永京《心灵学》和西周《心理学》进行了比较,确切地证实了中日两国最早的心理学的译书出自同一著者的同一原著。

海文(1816—1874)著《Mental Philosophy》于1857年出版,并再版多次,它在美国当时是一本较好的教科书。海文沿用了康德(I. Kant, 1724—1804)的知、情、意三分法,论述了心理现象。它和我们现今所说的心理学大体相当,尽管当时在西方,心理学还不是独立的学科。从内容上看,其中有不少基本见解都是可取的,显出哲学心理学的进步趋势。但也看出身为神教学士的海文没有脱离宗教神学的羁绊。我认为这可能是中日两国皆选译它的主要原因。西周和颜永京在他们各自译书的凡例或序言中都有不约而同的相似好评。他们在译书过程中都遇到同样的困难,采取“选字造词”和“新创称谓”的相同解决方法。

西周和颜永京译书的历史背景条件及其影响却是不相同的。西周(1829—1897)是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他受当时文部省的委托翻译了 J. Haven 《Mental Philosophy》(1869年版本),把著者名字译为奚般,书名译为《心理学》,由文部省作为教科书出版,在日本明治期间的开成学校,札幌农学校,同志社英学校等都有使用这本书的记载。可见该书具有广泛的影响。更突出的是在日本心理学界公认西周是日本最早介绍西方心理学的人,《奚般氏心理学》是日本最早的心理学的译书并由他命名,首创译称《心理学》,这已载入日本心理学的史册(儿玉教授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西方心理学传入日本和使用“心理学”名称更早)。同时,西周在《奚般氏心理学》译书中,把许多英文的心理学术语首次译成汉字(中国称“心理学”一词也是从日本传入的),不少沿用至今。这对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介绍和传播以及中日心理学思想的交流,有着深远的影响。

颜永京(1838—1898)是中国牧师,他在美国读大学(Kenyon college)时,学习过 Haven 的《Mental Philosophy》,回国后,1879年在圣约翰书院主持教务,兼授心理学课,并开始翻译,但作为一本译书正式出版,已是他辞职以后,而且只出版了上本,下本因身体不好未及时付印,手稿存否尚无从查找。该译书由益智书会校订刊行,它是专为各教会学校编审教科书的委员会(成立于1877年)。该会规定以“宣扬宗教”为编书原则,显然,《心灵学》仅在教会学校有所影响。颜永京比西周迟译《Mental Philosophy》3—14年,出版的上本也未见再版。长期以来我国心理学界对此书无人问津,颜永京所译心理学用语也未被沿用下来。《心灵学》在中国远没有《奚般氏心理学》在日本的影响大。

由于这两本译书的名称和书内译语各不相同,我推论他们译书之间,没有发生过联系完全独立进行的。而据儿玉教授的调查研究,在颜永京《心灵学》即将出版之前(大约1888年前后),他曾短期访问过日本,儿玉教授推论那时颜永京有可能见过西周的日文译本,不过颜永京的翻译确实是在去日本之前就已进行的。

从我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虽然颜永京早在圣约翰书院讲授心理学课,并首先汉译《心灵学》一书,但我国开设心理学课程可能在此之前。在我国山东登州文会馆(教会学校)于1876年升格为书院时,分备斋(三年)正斋(六年)两个学部,正斋第六年即讲心理学课。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心理学课了。但尚不知何人讲授,有无译书等情况。还有1877年成立的益智书会,在编纂两套(初级和高级)教科书的决议中,也列有心理学科目,但均未见当时对“Mental Philosophy”的汉译名称是否已称《心灵学》。这样看来,颜永京可能也是“心灵学”名称的创译者。

至于西方心理学思想传入中国的时间就更早了,可以追溯到我国明末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时编写的神哲学书籍。其中介绍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心理学思想。当时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等都精通中文,儒家经典;如艾儒略(1582—1624)著的《性学述》,1623年著,1646年刊印,是一本采用问答体编的“心理学常识”。有人认

为是“西方最初输入之心理学”。又如利玛窦(1552—1610)著有《西国记法》1595著,约在1624—1640年间刊印,是一本讲记忆术的书,他利用西方记忆术的原则结合中国象形文字“六书”的特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总结出“识字法”。又如毕方济(1582—1649意大利传教士)口授,由中国明代学者、科学家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徐光启(1562—1623)笔录的《灵言蠡勺》,1624年刊印,是论述“亚尼玛(Anima)之学”即灵魂学或灵性学的。在上述三本书中都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的心理学思想,内容附会中国古代宋明理学,性理之说的思想概念。都是外国传教士用中文自己撰写或口授他人笔录,未见外文原著,书中充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由此使我推想颜永京身为牧师,他很可能阅读过《性学述》这类书籍,书中的心理学用语对他翻译《心灵学》有无借鉴?当然,《性学述》仅有中文本,这一问题还可另作对比研究。儿玉教授的论文中曾提到。“德川幕府反对基督教在日本流传,所以对心理学等有关的书籍严加取缔”。看来当时《性学述》这类书籍是很难或不可能传入日本去的。

日本的《心理学》和中国的《心灵学》同译于美国《Mental Philosophy》这一史实,我和儿玉教授同感这种偶然的一致是极有趣的,二者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翻译的同一原著。这是中日心理学史上早期巧合。相隔一个世纪以后,当儿玉教授发表关于《奚般氏心理学》日译本的第一篇研究报告的差不多同时,我也进行《心灵学》汉译本的研究了,这是现在中日心理学史研究工作上的又一次巧合。中日两本译书出于同一美国原著的发现和研究是有意义的,我们自1983年初至今建立了密切联系,不断进行交流。儿玉教授的研究工作逐步深入,成绩显著。他从两国心理学译语进行比较,研究心理学东渐,历史地探讨东方人怎样吸收和掌握西方心理学的以及心理学用语形成史上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他所写出的系列论文报告我荣幸地引用了。他远到美国调查研究写出海文的传记报告。他还两次访问中国,到上海颜永京的出生地和工作的地方实地考察,不久前又去美国了解颜永京读过的大学,获得新的史料,并写出颜永京的传记,我荣幸地为它写序。儿玉教授为当今中日心理学史工作增添了新篇章。中日两国现代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也形成一定的差异,希望结合我们各自本国的实际需要发展自己的心理学,在国际心理学界发挥更大作用,愿我们共勉。

赵莉如访日讲演稿

1990. 11. 30

第四章 汉译“心理学”名称的演变

几千年来,心理学一直包括在哲学的母体之中,心理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混在一起,相互交织而难分,并且受到宗教的渗透,特别在西欧封建社会整个学术都打上了基督教神学的烙印,使心理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及至十七世纪中叶文艺复兴以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直至十九世纪属哲学中的一部分心理学,即哲学心理学也称精神哲学(Mental philosophy)^①已具有显著的发展。由于有的哲学家本身是牧师,从事神学研究,所以撰写的心理学问题专著是宗教唯心主义的,这段心理学未独立前的发展史与传入我国的西方心理学思想或哲学心理学时的汉译心理学名称和用语问题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古代没有“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心理学”三字在古书上从未见在一起排列过,就是“心理”二字相连的时候也极少。最早的联缀是我国东晋陶渊明(365—427)的诗中:“养色含精气,粲然有心理”⁽¹⁾。与此稍后,是南北朝齐梁之际出现的头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作者刘勰(465—532)在该书卷七情采第三十一篇中,有“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的词句⁽²⁾。直至明代王守仁(1472—1528)也接连用过“心理”二字,他曾说:“心即理,心理是一个”⁽³⁾。上述的用法和现在的解释并不相同;古籍中属心理学研究的内容称之为“性理”或“心学”。

中国最早把现在的“哲学”和“心理学”的名称谓之“穷理之学”和“性学”。这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1623年用

^① 西方过去常将哲学分为“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与精神(或心理或心灵)哲学(Mental philosophy)两类。后者是指心理学未从哲学中脱离出来时的哲学的心理学。约在18世纪中叶“心理学”(Psychology)这个词才广泛使用。